

史記

十一



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車而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尉得畢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襲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傷，上起下還至穀，一歲。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穀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穎陽，緜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南攻南陽守齧，陽緜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峣關，破秦軍于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克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上，周，陽，潤，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上，鄧東守曉闥，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標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

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以繩率當馳道爲
多賜爵列侯。部符世世勿絕。食祿八千一百八
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參。彘奮擊反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歸之武泉北轉。
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大頭。擊平城。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若石。破
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
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
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絳。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園。因轉
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勲。定鴈門郡十七
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擊下薊。得綰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勃。御史大夫施。屠渾
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且驟。追至長城。定
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
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

木強敦厚終漢
世看社稷臣專
用此四字此武
帝所以識汲黯
君光也光武之
於彭寵又以此
失之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
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
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
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戮語其推少文
如此勃旣定燕而歸高祖已崩欲以列侯事孝
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
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
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

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
文帝旣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
八居月餘人或讒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既禍及
身矣勃懼亦自免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
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
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屬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當被甲令家入捐兵以見之其

木強敦厚終漢世看社稷臣專用此四字此武帝所以識汲黯者光也先武之於彭寵又以此矣之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義語其推少文如此勃旣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煥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

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旣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既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苦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屬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當被甲令家人捐兵以見之其

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懼。內○據○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萬○累○並○之○味○乘○上○如○見○不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昌絮送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

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年。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畱。夫封爲絳侯。續絳侯。後絳侯亞夫。自來。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候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畱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兒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

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

考。釋。序。文。之。法。

者。却。封。侯。

○。段。妙。甚。

其。是。其。甚。

甚。

弟。其。口。曰。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
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
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
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
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
吏。被。甲。鎗。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
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爲。勅。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子。棘。門。軍。若。兒。戲。耳。

考。釋。序。文。之。法。

者。却。封。侯。

○。段。妙。甚。

其。是。其。甚。

甚。

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謂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項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

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

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

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

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寶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

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寶太后曰。

人主各以時行耳。自寶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

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自是議之。亞夫曰。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

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

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皆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

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囑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櫈。

又不置諸此言
未不識參校

大東堂
卷五
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檮。景帝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

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
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
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
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
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卽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有吏捕條侯。條侯
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
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
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終侯。後十九年卒。謚
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
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
龍。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卷第五十七

史記卷第五十八

楚鍾惺批評

梁孝王世家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以參爲太原王。以勝爲梁王。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

燕子之功見梁
之所以生倅心也

嗣^十是爲代其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

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

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聲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輶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聞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

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
譽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
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
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慙望
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
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旣至闕禁
蘭訖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閨漢

儀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
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
悉召王從官入闕然景帝益疏王不回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
忽不樂北獮良山有獻牛足附背上孝王惡之
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
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
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

史記卷五十一
梁孝王世家第十一
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賢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因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史記卷五十一
梁孝王世家第十一
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賢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主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

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

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

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

上而大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

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

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

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在
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
而梁王襄無良師傳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
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
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
爲濟川王七歲舟船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
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人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

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
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
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

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
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
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
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闕

史記卷第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關

史記卷第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關

史記卷第六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伯夷列傳一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
存君臣也湯武又當別論矣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蓺詩書雖鉅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間禹牧咸薦乃試之於箕典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取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詩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詩可異。

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叔齊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於是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名者死權衆庶弗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旛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嚴究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問巷之人欲死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人精神使人於若不可尋處得之讀者必欲強令辭義相屬便失之矣然亦何嘗不相屬特筆妙不覺耳

史記卷第六十一

史記卷第六十二

楚鍾惺批評

管晏列傳二

管晏文傳於朋
友一致意焉

管仲夷吾者。賴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帶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

固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貧。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語○有○義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諭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

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彌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雜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逸

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繩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百丈子曰：「不然。吾聞君子諭於不知已，而信于知已者。方吾在縲繩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惑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繩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闢其夫。其夫爲

相御擁大蓋策駒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柳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

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史記卷第六十三

楚 鍾惺 批評

老莊申韓列傳三

太史公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

於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老同時對面
真光景如此後
人真不必多事
悟如來不與孔
子同時一釋草
舞耳

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卷之三

拾取知其所終
一作淵仙或
以下踪跡幻
處俱從虛語寫
出猶註二字曉
歷在內

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

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紳儒學。儒學亦紳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如此數語亦自成一妙傳。傳莊周只宜如此。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諷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夫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

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

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僕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覲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者，則身危。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

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往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富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
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
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
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
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
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
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
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
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
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古來勲業富貴中肯有一等極超曠之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于口。橫眉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忌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人或傳其書
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無○今○舊○用○學○問○

可見老子不是是

史記卷第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四

楚 鍾惺 批評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拒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

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有聲

賈音家

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騎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暮也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擬枹

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旣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駕

論襄公日少不
研此一書舉動
非惟以衆服人
亦以自信于君

馬之左驥。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
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
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
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
之赴戰。○有_禮之_如如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
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有_禮之_如如景公與諸
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
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

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
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
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
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
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躡廊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穰矣。若夫穰苴
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史記卷第六十四

史記卷第六十四

史記卷第六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孫子吳起列傳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善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

古人用法嚴明
不苟皆從極簡
近易知處示之
若煩苛何以言
人微也

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帥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使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壯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酈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

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墨甚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

今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君中駒與彼下駒。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弱。

讀孫子形格勢
禁則自為解耳
及善敗者因其
勢而利導之誠
諸只是行所無
事而已從道而
世故中透然出
求乃有此言兵
危道也世間危
險事須以一熟
勝之

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
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
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耶郿
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
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
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
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

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
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
地三日士卒死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
銃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
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
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
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

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

下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斷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

拔丘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瘡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瘡。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河西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闢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角中之人。盡爲敵國也。人傳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

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多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于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

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落魄，若因先與武侯言曰：大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十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轉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則果辭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疾，則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聞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

環直孺子專言
六史起作用取

殆國

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
要在彊兵。破敵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防ヶ御者却三晉。所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
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
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
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
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喪宗
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一篇。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
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
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
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
恩。亡其身。悲夫。

愚其其悲夫

姑歎以無聲不吸欝然音文慄接以懷悲心
于善策蠶罷相笑然不謂楚姝患楚嬃而失此
曰誦音之昔未必誦言誦音之昔本公誦音氣
風史志出後齊姑端張繩繩其音連諭姑清韻

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伍子胥列傳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貢父曰伍叅，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

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

讒

楚謂弗

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走，不然將誅。太子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貞爲人剛戾，忍訶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

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食曰、
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
生患、故以父爲質、許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
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
國、備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
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貞可去矣、汝能
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旣就執、使者捕伍胥、
伍胥貴弓執矢、嚮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
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
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
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
太子旣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
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
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
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
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

漁父此語能使人深使人大亦以教貢也

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自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太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

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貞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友此即伍胥伯嚭不計急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貞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周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十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貞與申包胥爲交貞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凡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非而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申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

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又出父仇然楚自此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

差對

矣

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

史記

卷六

伍子胥

七

大本堂

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且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旣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旣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嫉，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

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輶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

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諫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今可以爲器而狀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鳴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旣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

召魯衛之君會之索皇其明年因其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嗾使居楚之邊邑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

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目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廟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

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戶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戶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蠻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白公如不自

立爲君，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以伍子胥報父仇爲主，而鄭公於平王，一父仇也。夫差於越王勾踐，一父仇也。白公於鄭子西，又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穿柙奏酒，若相應。若不相應，覺一篇中冤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值。讀之毛豎，人生真不願見此境也。

史記卷第六十七

列傳第七
仲尼弟子列傳七
楚 鍾惺 批評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嘆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

史記卷第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七

楚 鍾惺 批評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嘆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

魯孟公綽數帶藏文傳 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
子然孔子皆發之不競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分明○以○卒○相○許○之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

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

子曰：犁牛之子駢且角，雖徵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

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

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豝豚，陵穀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

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

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

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

聖門無子路一
輩人不見孔子
本事

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末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蕡蕡得過南子、懼誅。

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臣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蕡蕡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蕡蕡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蕡蕡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食者不避其難、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

子路隨而入，造費，曆費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曆費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曆費懼，乃下，石乞壘壘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樂，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共，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

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輿、抑與之輿？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一。

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誦，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許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

爲○之○說○齊世之臣笑起商君只教此二字

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騎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於主。」

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

乘之齊而私于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
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
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
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檮
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
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
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
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

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干必惡
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
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
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
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
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
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聞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君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大蒐堂
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鉞屬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

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
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
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
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
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

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
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
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
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
爲小人儒。」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
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

平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圍問行、孔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
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
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

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
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
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
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
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

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擇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繩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

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參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參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參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

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懶。子路使子羔爲費鄉宰。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有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孔子說。

公伯寮字子周。周憇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
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
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
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
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夫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慮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謂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鰶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五歲
曹邱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姦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歛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冉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公夏首字乘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奚容箴字子晳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鄒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不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祺

縣叔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蕡復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斅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鄒異字子歛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闕者疑焉

史記卷第六十七

史記卷第六十八

楚鍾惺批評

商君列傳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

唐安
也然在霸王則

易言

卷之二

九來堂

好王意看破唐玉然不用不設只是不信賢

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士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患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

已不說鞅夾復未見鞅真是否有心之王想五日內已默計鞅之意別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挾持浮說非其質矣。早被漢王看透。

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擊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入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出○國○精○神○數○語○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

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因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

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目利。不自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
乖。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
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
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
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
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
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
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
行於民。暮年秦民之鬪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案：給人足，勇于公戰，怯于私鬪。

司子之意，亦不出此數句。今據商君之法，任伍禁，獎勵不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於日前，功罪繫之，情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意為之，萬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為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效之後，與凡以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驚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

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

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丈，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

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病，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阪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

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圍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

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皇今鞅請得交
可采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
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
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白、勝之謂彊。虞舜有言
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
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卷之二

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
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
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丁人之諾諾不
若一士之謗謗。武王謗謗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
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
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

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

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

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

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

泰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春者不相忤。此五

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

語語在民情上
論止與商君意
相反

以爲王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卷第六十八

